



国内首部国防生题材长篇小说

# 国防生

# 日记



皮凯 著



白山出版社



国内首部国防生题材长篇小说

# 国防生 日记

皮凯◆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防生日记/皮凯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08.4

ISBN 978 - 7 - 80687 - 564 - 3

I. 国… II. 皮…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9097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 com

责任编辑: 李一平

装帧设计: 赵连志

责任校对: 袁广军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 × 210

印 张: 16.8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次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7 - 564 - 3

定 价: 28.00 元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21)  |
| 第三章 .....  | (40)  |
| 第四章 .....  | (57)  |
| 第五章 .....  | (73)  |
| 第六章 .....  | (90)  |
| 第七章 .....  | (108) |
| 第八章 .....  | (126) |
| 第九章 .....  | (146) |
| 第十章 .....  | (168) |
| 第十一章 ..... | (185) |
| 第十二章 ..... | (203) |
| 第十三章 ..... | (220) |
| 第十四章 ..... | (238) |
| 第十五章 ..... | (255) |

|             |       |
|-------------|-------|
| 第十六章 .....  | (271) |
| 第十七章 .....  | (289) |
| 第十八章 .....  | (307) |
| 第十九章 .....  | (325) |
| 第二十章 .....  | (342) |
| 第二十一章 ..... | (360) |
| 第二十二章 ..... | (377) |
| 第二十三章 ..... | (393) |
| 第二十四章 ..... | (408) |
| 第二十五章 ..... | (424) |
| 第二十六章 ..... | (441) |
| 第二十七章 ..... | (459) |
| 第二十八章 ..... | (476) |
| 第二十九章 ..... | (494) |
| 第三十章 .....  | (511) |
| 后记 .....    | (532) |



## 第一章

在梦中的省城，我来了！大学，我来了！  
爷爷、爹，你们放心吧！你们交代我的话，  
我都记在心里了。我不会给你们丢脸的，也  
不会给咱林场的乡亲丢脸的。你们等着我，  
我一定会戴上军官的肩牌回去，让大家都高  
兴高兴……

——摘自《葛文军日记》

“呜——，呜——”，低沉而悠长的汽笛声沿着蜿蜒曲折的松花江航道一路响来，吵醒了清晨平静的江面。

涌动的水花在火红朝阳的映射下泛起五彩斑斓的光泽，载着各式货物的驳船与挤满早班乘客的轮渡在两岸间往来穿梭，拖出一道道长长的白浪，好一派繁忙的景象。

沿江而建的斯大林公园在数座俄式建筑的点缀和绿树的衬托之下，彰显出一种异国的情调。公园入口处的广场上，一座巍峨的“防洪胜利纪念塔”，是为纪念1957年全市人民战胜洪水而修筑的。塔后是20根科林斯圆柱，顶端用一宽带和浮雕壁连成105米长的半圆廊，与主塔构成众星捧月的图案，形成一个开阔的广场空间。塔底设两层半圆形水池，上层是海拔120.30米（1957年历史最高水位），下层是海拔119.72米（1932年的最高水位）。塔身浮雕描绘了该城人民战胜洪水的动人情景。塔顶由高举红旗抗洪筑堤的工农兵及知识分子的雕像组成。这座纪念塔不仅为斯大林公园增色，而且成为冰城的标志。

公园内造型各异的雕塑耸立于绿地花丛之中，把一个规则的条

状公园融于江畔美景之中，不少晨练的老人正在“咿呀，呀呀”吊着嗓子。公园的石阶下，便是松花江边的阳光浴场，早起的钓友们潇洒地抛掷着手中的鱼竿，还有一些常年在此游泳健身的市民正在江中嬉戏。

此时，这座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省会城市彻底苏醒了。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使得此地冬长夏短，故称“冰城”。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于松嫩平原与嫩江汇合后，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穿城而过，直奔三江口而去。不仅为这里带来了无尽的秀美和丰饶，使之成为冬观冰雪、夏避酷暑的旅游胜地，而且由于黄金水道可直达俄罗斯，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第一条欧亚大陆桥重要枢纽的使命，是我国东北北部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犹如一颗镶嵌在雄鸡红冠上的璀璨明珠。

泥沙长年积淀而成的江心岛，逼着奔流不息的江水在松花江北岸拐了个弯，形成了一片天然的港湾。沉寂的江畔，是一大片中西合璧、气势恢宏的建筑，在碧水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幽静而神秘。

这里便是冰城大学，是一所以培养理工科人才而闻名全国的综合性重点学府，前身是从延河岸边、宝塔山下走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后又成为较早为国家培养军事工业人才的摇篮，至少有几十位共和国将军从这里走出。学校的师资和科研力量雄厚，拥有数十名中科院院士。多位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这里视察指导工作，并为之题写校名。学校依江而建、环境幽雅，真是个好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可能是正值盛夏的缘故，人们都想图个凉爽的缘故，虽是清晨，校园里却早已热闹起来。

这是大学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树荫下，到处都能看到提着大包小裹、拖着各式旅行箱的家长们，在酷热的天气之中显得疲惫不堪。孩子们则大多手拎饮料瓶，轻松地跟随在家长身后，仿佛自己是来看热闹的。

刚刚步入飞檐碧瓦的学校正门，就能看到办公楼上垂挂着许多



条鲜红的迎新宣传标语，一派喜庆。广播喇叭里重复播放着校歌和关于新生报到的注意事项。

不断从校门涌入的人流中，一些家长在左顾右盼，边擦汗边焦急地找寻着各院系报到处的指示牌和路标。有一些负责接待的学生志愿者忙着上前招呼。

略显杂乱的人群中，一个穿着老式短袖军装的孩子停下脚步，独自在张望着什么，显得格外交与众不同。从他身边擦身而过的家长和孩子，都不由得投去疑惑的目光。

他短短的头发，黝黑的肤色，高高的个子，身体清瘦，骨骼却显得很粗大。身背一床捆的三横两竖、方方正正的旧军用被褥，一只手提着过时的旧旅行包，一只手正抹着脸上的汗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误闯校园的农民工。

突然，他发现了不远处写有“国防生报到处”的指示牌，便大步地走了过去。

遮阳伞下，两名军官正伏在桌前忙碌着。

上校军官大约四十多岁，面色沉稳。少校军官看上去三十出头，长着一张英俊的面庞。

“报告首长，俺叫葛文军，是来报到的。”这个孩子敬了个还算标准的军礼，双手递过通知书。

“葛文军，还记得我吗？体验面试的时候，是我去的。好家伙，三好学生、预备党员，分数考得挺高嘛。欢迎你来报到。我叫李响，叫我李干事吧。”少校军官还过礼，微笑地接过通知书，又伸出手。

“记得，记得。你好，李干事。”葛文军惊喜地笑了，把手往裤子上蹭了蹭，急忙握住李干事的手。

“你家里有当兵的？”一旁的上校军官盯着葛文军身上的旧短袖军装和背包问。

“这是驻冰城大学后备军官选培办的金主任。”李干事介绍道。

“报告首长，俺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俺爹参加过南疆自卫反

击战。”葛文军立正回答。

“嗨，军人的后代。好，那祝贺你接过父辈的钢枪。我叫金建功，欢迎你。”金主任还了一个军礼，赞许的笑了笑。

“这上面有你宿舍的地址，报到时的注意事项，还有晚上新生及家长座谈会的时间、地点，拿好了。宿舍就在那边，先去安顿一下吧。晚上见。”李干事递过一张单子，笑着指着不远处江边的宿舍楼。

“是，首长再见。”葛文军又敬了一个军礼，接过单子，转身离去。

金主任目送葛文军离去后，若有所思地对李干事说：“我看这小子有点军人的精气神儿，没准是个好苗子。”

“嗯，我面试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特别的，有股闯劲。刚才和我握手的时候，我又发现他手上都是老茧，像是吃过不少苦。学习成绩好又能吃苦，这才是咱们需要的后备军官。”李干事赞同地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告别了高三复习考试的痛苦时光，再也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唠叨声，我要开始独立、自由的集体生活了。虽说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可我还是趁着报到的机会离开了家，我要在正式上课之前，好好享受一下这段轻松的时光。听邻家大姐说，大学生活是很浪漫的，就是不知道帅哥多不多。

——摘自《陈佳贝日记》

与国防生报到处相邻的是电子信息学院的报到处。由于报到的学生和家长很多，人流把两个报到处连到了一起。

“请问，新生在哪里报到？”一个体态丰满、浓妆艳抹、穿戴时髦的少妇走到队尾，优雅地摘下墨镜向李干事询问。

李干事接过通知书，看了看，指着旁边的桌子，笑着说：“大姐，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国防生报到处，电子信息学院在那边。”

少妇接到通知书，又疑惑地看了看指示牌和李干事的军装，嘴



里喃喃道：“国防生是干什么的？这里也不是军校呀，怎么还招兵呢？”

李干事笑着说：“大姐，我们不是招兵，是负责为部队招收选拔大学生，将来送到部队当军官的。难道高考填报志愿时，您没有看到招生宣传吗？”

少妇想了想，撇撇嘴说：“好像是听说过，不过，像我们这种家庭，没权没势的，像当女兵、尤其是当女军官这种好事哪轮得到我们，报了不也是白报吗？”

不等李干事回答，少妇便扭头向旁边的队伍里挤去。

李干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气得直楞神儿。

只见少妇拉着身后纤弱、乖巧的长发少女，挤过人群对报到处老师说：“这是我女儿陈佳贝，我们也是来报到的。”

她这一严重扰乱排队秩序的行为，立即引起了人群中一阵不满的骚动。人们指指点点，小声的议论着。

少妇却不管不顾的递过手中的通知书。

“欢迎、欢迎，人太多了，请稍等。”老师接过通知书，开始办理手续。

“我姑娘呀，长这么大，还没有离过家一天。她身体从小就弱，又懒，在家连被子都没叠过，都是让我们惯坏了。我们家就是本市的，离学校不远。有什么事情咱们勤联系。你们今后还要多多关照我们家贝贝呀。”少妇一边讪笑着，一边絮絮叨叨地对老师说。

“妈，你说啥呢!?”陈佳贝不满地揪了一把少妇的衣服，又气又羞地跺了一下脚，转身就走。

“没关系，您放心吧，他们很快就会适应集体生活的。不过，两周以后，学校才正式开学呢。这段时间本市的学生可以住宿舍，也可以回家，先去办其他手续吧。”老师笑着递过单子。

少妇匆忙接过，无奈地说：“我就说嘛，离开学还早呢，着急报什么到呢。不行，我不能让她提前在学校住。今天就得跟我回家。”转身向陈佳贝追去。

看着她们母女远去，一旁的李干事朝金主任轻轻摇摇头，又苦笑了一下说：“幸亏这个小宝贝儿不是我们国防生，否则，真够我们受的。”

男生宿舍楼空荡荡的走廊里，葛文军边走边巡视着门牌号，在一扇开着的门前停下。

这是一间刚粉刷过的新房间。安置着三张新型的学生一体两用床，上铺住人，下铺是衣柜、书架和学习桌。靠窗的一张铺位上能看到一条腿在有节奏地颤悠着。

看到屋内有人，葛文军迟疑了一下，还是有礼貌地敲了敲门。

“进来。”一个穿着迷彩背心、戴眼镜的胖男孩歪躺在上铺翻杂志。从封面上看，这是一本军事知识杂志。

“门开着，还敲什么。以后都是哥们儿，别客气啦。”胖男孩放下杂志，跳下床朝进屋的葛文军满不在乎地说。

“你好，我叫罗笑言，叫我胖子好啦。你叫什么名字？”罗笑言满面是笑，伸出手。

听到罗笑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葛文军也放下行李，笑着握起手。“我叫葛文军。你好，罗——，胖子。你不是咱东北人吧？我听着咋和港台歌星说话一个味。”

“什么港台，我可是正宗的大陆同胞。温州知道吧？我是温州人。怎么，你也是自己来的？你家在什么地方？你是部队子弟？”罗笑言好奇地看着葛文军爬上铺位整理着军用被褥。

面对这么多问题，葛文军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简短地说：“俺家在小兴安岭的黑山林场。俺爷爷、俺爹都当过兵。现在山上活儿多，离不开人，我就自己来了。”

“果然是军人世家，我说怎么全是正宗军用品。我从小就想当兵，可又想上大学。正在我犹豫的时候，听老师说部队招国防生了，既可以上大学，又可以当军官，这简直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准备的机会。于是，我就提早半个月出来了，一边旅游一边来学校报到。”罗笑言兴奋地说。



“来，吃点水果吧，已经洗过了。”罗笑言递过一个苹果。

铺好被褥的葛文军听了，转身冲罗笑言微笑了一下，摆摆手。他跳下铺位，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

江面上，一艘渡轮正缓缓地驶过。葛文军凝望着船尾荡起的层层水波，目光变得迷离起来……

夕阳下，小兴安岭山麓有一种宁静的美。山峦叠翠，万顷林海一片葱郁。向远处看去，树林被微风一吹，好像起伏的浪涛。

高高的山顶上，有一座门前架有高倍望远镜的小木屋。木屋前一块较为平坦的石头上，摆着酒壶、酒杯，一盘辣椒炒山鸡，一盆洗净的大葱、小白菜，一小碗大酱和三双碗筷。

葛文军和爷爷、父亲围坐在一起，正望着夕阳映照下的群山。

微风阵阵，林子里挺拔、茂密的马尾松晃动着，伴着悦耳的鸟啼，发出阵阵沙沙声。

爷爷点上一袋烟，叭嗒了几口。随着蓝色的烟雾飘出，他咳嗽了一阵子，说：“军子，这眼瞅着你就要走了，要走出这大山和林子，要去上大学、当军官了，你可是咱林场第一个考到省城去的呀。爷爷腿脚不行了，不能亲自送你，可还想再交代你几句话。”

“爷爷，你说，我听着呢。”葛文军认真地盯着爷爷。

“自从通知书来了，爷爷就像当年送你爹当兵一样高兴。好啊，咱家不仅又出了个扛枪的，而且还是个大学生军官。虽说这年月和平了，不打仗了，都奔着挣钱了，可总还得有人站岗放哨吧。是男人就是要到部队去摔打几年，这样才活得有滋味，才会有个老爷们儿的样儿。你娘有病，去世的早，没能看到你出息的这一天。虽然爷爷身体也不好，但还挺硬朗，再活几年没问题。你既然出去了，就不能分心，不许总记挂着家里，要集中精力学好本事。”

爷爷停了停，又咳了一阵说：“另外，在外面不能耍倔脾气，一定要听老师、听部队首长的话。爷爷盼着看到你戴上军官牌牌的那一天。来，喝一盅。”

葛文军举起酒杯，又迟疑地看看父亲。

爷爷瞪起了眼，“咋，这当兵不会喝酒还怎么打仗？这是我让你喝的，你还怕啥？”

见父亲没有吱声，葛文军与爷爷碰了一下杯，仰起脖，一饮而尽。

“军子，爹当兵那会儿正赶上部队赴南疆轮战，我因为火线排雷为部队及时开辟了突击通道，还立过三等功。作为当兵的，能上一回战场、能立一回战功，不亏了。再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能活着回来，按说我更该知足。可爹真是舍不得部队、舍不得军装，真想在部队待上一辈子呀。当时，连队、营里都同意把转干的名额给我，可末了，到团里给卡住了，就是因为爹不是高中毕业生，文化程度不够，所以只好复员了。唉！”父亲叹了口气，缓缓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给你起名叫文军吗？为什么咱家再穷、再难也供你上学？为什么爹非要送你上国防生？”父亲又提高声音问道。

“知道，爹是希望我做个有文化的军人，当个有学问的军官，我不会忘的。”葛文军看了一眼严肃的父亲，又低下头。

“这些年，爹心里一直憋着这股劲儿。为了逼着你学好文化、考上大学，没少揍你，你不记恨爹吧。”父亲缓慢地问道。

葛文军的眼睛红了，他用力地摇了摇头。

“以前，因为你偷喝爷爷的酒，我还罚你劈过一垛木头样子。现在，你要走出大山，进省城念大学、当军官了，爹从心里为你高兴。来，今天，爹也敬你一杯。”说着，在葛文军的酒杯里倒满酒，又举起自己的酒杯。

葛文军看着满眼真诚的父亲，再次举起杯，用泪水和着酒水咽下。

“来，戴上这块表，你要上大学了，以后用得着。”父亲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

这是一块式样简单的旧表，可对于父亲，却意义非凡。淡绿色的表盘上，红色的军徽和“自卫反击作战纪念”几个字清晰可辨。

从小，这块表就是葛文军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可要了几次，父亲都没给。以至于后来，葛文军已经打消了拥有它的念头。此刻，



父亲却主动送给了自己。

葛文军把手往裤子上使劲蹭了蹭，才小心地接过手表，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戴在手上。

此刻，一家人都沉默了，正如寂静的群山和森林。

我不知道我最终选择了国防生到底对不对。妈妈在送我来的一路上都没说话，我知道她还在为我填报志愿的事生气，她是心疼我，怕我将来到部队吃苦受罪。她是爱我的，但属于溺爱，这是爸爸说的。我相信爸爸说的话，选择部队，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摘自《黄秋月日记》

女生宿舍楼一间虚掩的房门里，传出开心的笑声。室内与男生宿舍设施一样，只是少了一张床，显得宽敞了许多。

“没想到你们国防生中女生也这么少呀，今年才三个。不过，这样也好，你们可以和我们这些地方生住一起了。而且，听说我们冰城大学大兴土木，新建了许多宿舍楼，我们女生可以俩人一个屋了，这多好啊。你知道吗？我妈可烦人了，这也管、那也管，总把我当不懂事的小孩子，所以我才急着住到学校来。刚才，要不是有客户给她打电话，她非逼着我跟她回家住。就这样，她也不会罢休，明天没准儿又要来接我呢！”陈佳贝歪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扒开的香蕉，笑着说。

正在擦桌子的黄秋月也笑了。“你也真够不省心的，离开学还早呢，你就先回家住呗，等开了学，想回家可能都没时间了。”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机会躲出来。再说，你怎么不回家住呀？”陈佳贝反问道。

“你以为我不想回家住呀？可是，我们国防生要提前到部队进行封闭式训练，听说，明天就走。”黄秋月说。

“啊？那不就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几天谁陪我玩呀？”陈佳贝不满地说。

“你不是要躲清静吗？这回让你好好清静清静。我们要开学后才回来呢。”黄秋月笑了。

“虽然我不是国防生，可咱们是一个专业的，又被分配到这一个宿舍，你比我大半年，以后我叫你秋月姐好吗？”陈佳贝商量道。

“好啊，那我也叫你佳贝吧。”黄秋月爽快地说。

“秋月姐，你父母是当官的吧？我看你坐的车上贴着省政府的通行证。难怪你能当上国防生，我好羡慕你呀。你爸怎么没来？”陈佳贝好奇的打听。

“什么官呀？我妈就是卫生厅一个小小的副处长。本来我要自己来，可她正巧要坐车去郊县检查工作，就顺路来送我了。我爸工作忙着呢，我都经常见不着。再说，这和当不当国防生也没关系呀。我是通过高考填报志愿，然后又是体检、又是面试，才被录取的。”黄秋月解释道。

“其实，当时我也想报，最起码可以试试呀，我念的高中还是国防生生源地呢。可我爸当时不在家，我妈说像我们这种工薪家庭，没有社会关系，报了也是陪榜的，所以连试也不让我试。要是我爸在家就好了，他一定会支持我的。我也经常见不到我爸，他是省航运公司的一名轮机长，专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航线，前天刚走。每年只有在封冻期的5个多月里才能在家待着，我都已经习惯了。”陈佳贝同情的说。

黄秋月的心里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她停下手中的抹布，不禁想起离家前和爸爸的那次散步。

“秋月，爸爸也要回分区去了，明天不能去送你了。你妈妈不是正好去开会吗？就让她送你，算是家长代表吧。”省军区家属院的林荫道上，正在散步的父亲对黄秋月说道。

“你是你，妈妈是妈妈，这事儿可不能代表。我就要你去。”黄秋月摇着爸爸的胳膊，撒着娇。

“秋月，上级要来考核，我明天就要回军分区了。再说，爸



爸、妈妈总不能陪你一辈子呀！从明天开始，你就成为大学生，成为国防生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准军人、后备军官，应该学会自立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赞成你报考国防生吗？”爸爸严肃地问。

“女承父业呗，顺便让你这个军分区政委满足一下虚荣心。”黄秋月抚了一把齐耳的短发，俏皮地说。

“对，但又不完全对。我当然希望我的女儿继承我的事业。但我如果只是想让你当兵早就把你送到部队了，或者就直接让你报考军队院校了。但我坚持让你报考国防生，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爸爸停下步子，纠正道。

“未来的战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素质的较量。我们从来不缺勇敢的军人，缺少的是具备高科技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呀！”爸爸充满深情地感慨道。

“秋月，你是学理科的，又对电子信息工程感兴趣。虽然军校也有这个专业，但是跟冰城大学这样全国知名的学校比，在师资和教学资源上还是有一些差距。国家所以决定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就是为了借助地方高校的雄厚教学资源培养军队人才。”

“既然是这样，那还要军校有什么用呢？”黄秋月不解地问。

“各有职能，互为补充。其实，借助国民高等教育培养军官，早已成为许多军事强国的通用做法。美军除办好西点、安纳波利斯、科罗拉多等军官学校外，就利用设在全国 1400 多所大专院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为军队培养和输送大量军事人才，目前其新任军官的 70% 是从地方大学培养的。这可是咱们国家新世纪的人才战略工程呀。秋月，当国防生、到部队去，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爸爸显得有点激动。

“爸爸，我懂了。但你还要劝劝妈妈，你们别再因为我的事情生气了。”黄秋月担心地说。

“你妈妈是爱你的，但她是溺爱。当年，我还在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小镇上的边防连队当指导员，你妈妈一个人在省城。我们半

年，甚至一年才能见上一回。连你出生的时候，我都没有赶回来。给你起名叫秋月，不只因为你出生在九月份，还有盼着全家人早日团聚的意思。她是吃苦吃怕了，生气也是因为担心你呀。”

爸爸停了停，又说：“你不用担心，你妈妈过几天就好了。她嫁给我这么多年，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她也习惯了。相信我的话，选择军装，你就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你永远不会后悔的。”

国防教育学院专修教室内，灯火通明。两侧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还有部队英模人物的画像。阶梯状的课桌后坐满了新生和家长。

在写有“国防生新生及家长见面座谈会”的会标下，李干事正站在讲台上点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起立答到。

“张梦龙。”没有应答声。“张梦龙来了没有？家长来了没有？”还是没人回答。

站在一旁的金主任看了一眼李干事，李干事紧忙翻阅着新生报到登记表。

此刻，学校门口。张梦龙和父母刚从出租车上下来，正在往下拿行李。

“都怨你们，我说早点来吧，你们偏要我跟着你们参加什么公司庆祝酒会，本来就晚了，这破车又坏了。通知书上写着国防生必须今天报到完毕的，晚了要是不接收可怎么办。”张梦龙担心地埋怨道。

“不接收更好，不接收咱就回去。本来我和你爸也不同意你报国防生。看看你爸爸，要不是因为出国留学，现在能当上公司的研发部主任吗？咱家能住上大房子、开上小汽车吗？”妈妈没好气地说。

“今天这个酒会，就是为了庆祝我主持开发的新产品成功上市，连董事长也专程从美国飞来了，多重视呀。我让你参加，就是为了让你见见世面。谁能想到车会坏呀。反正我能得一大笔奖金，